

未•來

終於，結束了這個飯局，雨正下著，綿綿的。

不喜歡穿雨衣，雨衣阻礙了我舉手投足自在的空間，索性騎車淋著雨。很快地，眼鏡已被雨珠佔領，呼吸的頻率讓鏡片罩滿了霧。

一整路顛簸，已經忘了我怎樣來到這路口，大大小小的水坑，總像是無心，卻一路準確地往水坑裡栽去。有的印象，只剩時而忽快時而漸緩的引擎聲，我，終於回到家門口。

這個大學同學私底下的小聚會，總是在畢業後，定期的在這種長假舉行，正是各奔西東了吧，我在這裡，而你在那裡，然而，似乎只有我一個人記得我們曾經，曾經的，同在一起。

你們逕自地討論著你們現在正面臨的世界，所擁有好的壞的一切，比較冷眼和被冷眼之間的差別，交換需要別人了解的感受，以及舔舐著彼此流血的傷口。

靜靜的，我聽著你們的交談，是的，我跟你們的世界是不一樣的了，面對的人，所有的事，還有最重要的價值觀，全都不一樣了。是身分的差異，非常明顯。你們比我先走進那個我還未知的未來，那個我現在就算未知就開始排斥著的未來。再半年，再半年我會跟上你們，聊著同樣的話題，笑著形容這扭曲的不可思議，比手畫腳的說著這些冷漠的習以為常。那會是怎麼樣的表情，又會是怎樣的場合，我看著餐桌的玻璃，像是看著預知未來的魔鏡。你們笑著說，現在看著我，像看到當初那個徬徨的自己，並告訴我說別害怕，你們都是這樣過來的。我苦笑著，我倒希望你們真的懂得，我的害怕。

明明點的是熱的蘋果茶，卻冷的像找不回當初對事物純粹的熱情，縱使依然充滿香氣，苦澀無味我暗暗入喉，然後堆著微笑。再過不久，我就得向這個背了十幾年的身分說再見。之後，催促我的打卡鐘將吃掉我熟悉響亮的鐘聲，吐出那個不由人的生活。

我們被自己綑綁，甚至習慣地不想解開，縱然是進步的很快，沒有人發現這世界開始模糊，這列火車要開往無止盡的盡頭，很矛盾，卻意外的很有道理。複雜取代簡單，虛榮取代純真，社會勢利價值完全取代了誰想要的反璞歸真，我們若有似無的鬆手，那朵開在高潔土地上的花，再見。

我終於找到悶了一夜的原因，雨停了，我會想念淋著雨的機車生活，那列火車就要來了。

國立中興大學 

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